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羞

校封图集

# "The Collection of Collating Covers "

*Zhang Xiu*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 目录

### Contents

《瀑布》《散步史》《散装麻雀》《百鸟无踏》  
《瀑布（贰）》《瀑布（叁）》《瀑布（肆）》《释  
放一种蓝色》《鹅》《叙述与抒情》《瀑布（伍）》  
《瀑布（陆）》《瀑布：大写、在社会主义、竹  
林和玄谈庙。》《在没有鸟以前》《鲢鱼的俯冲》  
《一个蓝色百事》《堤岸》《玄谈庙》《茱迪与  
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圣·张长衫的讲  
述》《自传：昏厥与返回》《云云》《乡绅的经验》  
《在屋子里游荡，象棋》《诗写十九首》《断路器》  
《图森》《白色旋转发光大萝卜》《下雪与旧社  
会》《裴》《坍塌》《扭曲的意图》《山水画框》《过  
去的海》《叙述与抒情（卷二）》《乌云》《吸管》  
《派拉佛头》《气候与临摹》《汉语与黄昏》《山  
阴张侯》



# 诗 集

## 《瀑布》

没事翻一翻天空。我通常无事。我去翻了，大面积。我是怎么翻动天空的？仿佛那里堆着一些不可见的实在却乱糟糟在那里的什么始终在的东西。是些什么。黑乎乎，或忽明忽暗什么。或因纯粹，天空只能为空，只存在（云、鸟除外）空荡这唯一事实。以及其它无所谓杂质以外。我是用这两只手去翻吗。我有一副纹路极紊乱

的手掌，修长骨节突出的手指抑或爪。我还是辅助以一根黄金搅屎棍或捕蛇棍或随便一根树枝，总之某种长条形棍状物是最趁手的，我是个左撇子。我翻动或拨开那些云片，缓缓搜寻，我几乎在玩。在空气中玩，堕入三十里云雾中。我在那里。没人看得见我。但我不会自己对自己消失。只是在那里。暂时，或一整个上午，在玩，没有熄火。因而我踏着一部无敌风火轮，我是一个捡破烂的大天使，孤儿，游荡者诸如此类我轻易拐入那种需要的频道，我躺坐在一把椅子上，白云千载空悠悠，我物理睡着了。一次性堕入更深，实际，黑乎乎但一定完整的天空，或空荡。是物理、机械的，而非无色无味无解的精神场所。我的场地超大，黑乎乎望不到边（因此我无事总想我在哪儿呢？宇宙中心吗。还是在一口关公磨刀的井边，我的参照物是什么诸如此类云云）我必须知道这一运作原理。知道每一个词语可拆解的意思。知道天空即空荡本身，空荡即失落，失落即掉东西，我经常掉东西。钥匙串，身份证卡片，硬币什么的，口水，我走到哪儿掉到哪儿，并且忘记。我稍抬头，便又看见天空倒扣在那里，简直是我吃饭的钵。我因此没事就在我这个巨大的钵里翻找个啥？我用棍子轻击它，听个响也好。没有。如同在敲击虚空。这就对头了。不是别的，

我只是在玩不是吗。我是知道的。尤其我。我即一种无限向内的指向，它密集，有时气闷极了。是吗，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作什么？我有一根拐棍但我知道什么。无。好的，我尤其知道无。空无。无底洞。以及严格来说，什么知道？是一种诸如肠道畅通的什么感觉。并无知识去知道。因而我，是，且仅是一种到此为止。这完全不妨碍我去完成一项山水相连的工程。我要歇息会儿了，冒会儿烟雾，即便就在雾气中。再接着掉出云雾，届时袅袅醒来我知道。

# 短篇集

## 《散步史》

### (一)

一个鸟到世上来，不飞，它散步。鸟是鸟，鸟的属性不会改变。这与分不分行基本上没鸟的关系。但首先，鸟就是鸟，无论飞或散步，都不能反对它不是鸟。鸟又不是一种集体主义。散步只是该鸟的一种行为，一种移动而已，并无恶劣之分。它通常散得不远，方向随意，鸟有时也顶风缓行。鸟，该鸟。一九八六年，我们看见它，不禁为它那鲜艳明亮的羽毛感到惊异。夜晚睡觉前，我们还在想起。并不是它独一无二，而是它散步的姿势，那就是在散步，

而不纯粹只是一种功能化移动。我们至今仍在想，它为何不飞呢。至少，鸟是空中的事务。该鸟也是，也应该是，作为鸟，在空中随意飞几下并不会有什么损失。

## (二)

一个到世上散步的鸟。人呢？一个到世上散步的人。一回事，没鸟的区别。都是一，并在世上。一单独。因单独而完整：反之亦是。一个鸟，或一个人，无非一个在世上完整的一。或在更大(完整呢?)的一：世上。只是谁知道？在当地，这是一种传统而朴素的想法。他们看到一个散步的人，并不知道那是一个来世上散步的人。知道了，也不会在意。人而已，人(比如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而看见一个在路上溜达的鸟雀，他们便来了兴致去思想：好端端的，一个鸟为何不飞去空中呆着？妈的它这是给谁看！做鸟就是做鸟，鸟东西！他们捡起石头卵砸鸟，鸟一个后空翻，一脚爪把投掷物挡飞。也不是。这种鸟通常有一个无色无味的保护罩，只要开启，便没什么能攻击损害到它。这不重要。非重点。唯一的问题是来世上。以及来世上做什么呢？这绝不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与一个人雷同，一个鸟也是自己来的世上。在没来世上(另一种说法见《在

没有鸟以前》)以前,它以为世上只是世上,空荡荡的,空无一鸟一物。怎么可能!世上是世上,实际的世上绝不可能空无一物,完全没有。这也是鸟实际来到世上后看到的情况,乱七八糟的鸟群满天空地在乱射。难道这就是它散步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知道。鸟也是。鸟(不是后悔)不知道。鸟是自己来的,它知道。而它正好是鸟,且单数。

### (三)

吃过晚饭,(这会儿,农历腊月十八,我已经回到村里)天还相当敞亮,还没到傍晚,更不在黄昏,我们去荡马路,即散步。山水间山山水水,散步利于消食,顺便怀念曾经地、富、反、坏、右的日子。我们看见溪滩上停着一个鸟。觉得熟悉,但明显不是。这是一个永远背对着我们的翠鸟,歇在石头上不动,望着溪水。我们知道即便一种当地常见的鸟儿,也有它的性格与做鸟的方法。我们没骚扰它。我们是来散步的,对形而上的事物毫无兴致。天快黑了,我们迅速各自回家,睡觉。夜里,即便醒着,我们也不会想起鸟。并非季节或风水方面出了差池,也许是鸟的时代真的已过去了。

#### (四)

一个鸟到世上来散步，不飞。即便不飞，水总是要喝。有时也听听戏文。但主要还是散步。闹革命呢？不，这不是鸟的任务。鸟的任务也不是成为鸟。鸟没有散步的任务。鸟有鸟的任务？甚至鸟也没有目的。与鸟无关，鸟是自己来的。也可以不来，鸟。但来了也就来了。这没什么，无非是语言自身的一些纠结。鸟是没什么的。散步也是。

## 长篇

### 《散装麻雀》

一个干净、安静的下午，很安静，很干净的一个明亮下午，屋子里有些东西忽明忽暗，不在那只搁在冰箱上的鱼缸里的忽明忽暗的一些东西不多，干净也安静，仿佛散落在每个睡着的人身上的一些什么，忽明忽暗，在一个如此干净而明亮的下午，几个人各自躺在客厅沙发或房间床上的那种明亮且干净的忽明忽暗中，说不清楚，在一个堆满杂乱物品的屋子里，一个下午平常而静，从窗户射进的光线干净明亮，穿过窗台上那盆菊花和玻璃酒瓶子射进屋子的光线干净明亮极了的一个所有人都在睡觉的下午，屋子里有什么东西不多，也不厚，也

许很轻很薄，忽明忽暗四处晃荡着，那只猫也是，望着鱼缸的一只忘了是谁带来的猫，她不在，也许出门散步去了，一个猫一样还未长大的女人带来的这只猫在客厅房间厨房之间游荡，也许他们真的都睡着了，不知道，有些忽明忽暗的东西从他们身上冒出他们不知道，睡着了，在干净明亮的光线下，不动而安静，没有人翻身，角落里的电视开着，音量已经调到最低，一种忽明忽暗，不多，也许真的很轻的一种不知道什么东西弥漫在客厅，在一个一直在那里的下午，如此干净，安静极了的光线中，以及始终一种因他们太年轻，而无法说清楚。

# 诗集

## 《瀑布（贰）》

我曾经错误地以为瀑布是一种结构。用来做什么？写作。写作是小玩意，不宜拔升，也无须去降格。一个人要说话，思想，审美，写作便是正常的需求。瀑布，想想它泥石俱下的形状，要是用来捣鼓诗歌会怎样？其实，它是一种集合，无秩序无结构，应该说非常契合我散漫无谓的个性。那它就不应该是一种错误？谁知道。如何写作并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是去感受，并诚实跟随那种感觉。而不是去费劲推演与验真，那太麻烦。

写作（有什么不是？）无疑是一件麻烦事。

要放弃很多，涉及很多，最终得到一堆堆干枯的文字符号。而那正是愉悦所在。制造一支瀑布，想象它的规模，质感，坠落力度，这与获取一片云即使乌云也完全不同。它们本就无可比之处。一支瀑布飞溅着下落，一个狒狒蹲坐在岩石上接引并舔食水花，它知道它在做什么？要是知道，那我就是这个狒狒。

但是写作，尤其写诗，它更像一种长期语言练习，它是，它写的并不是诗，它只是，算了，我们还是谈点别的，瀑布。尼加拉瓜大瀑布，或者我们村前那条小乌溪江上游处的一则小瀑布，水质清澈，四季流淌，在睡不着的夜晚我仔细去倾听，但还是远了些，听不见。我只能在脑壳中反复想象，叠加，放大或静止它的声响。那是一则好瀑布，连续而暴力，时常能助我入睡。

一直以来，事物的连续性总是在困扰我，仿佛它是一种无法收场的性质。

# 长篇

## 《百鸟无踏》

一九八七年，比一个少年还要奇怪。在奇怪的一九八七年或只是比一个少年还要奇怪有时一个鸟无缘无故，从不知道什么鸟地方飞来，落在窗前不飞。好奇心使少年看着它，只是看着。只是看着它什么呢。在无论是不是奇怪，一九八七年，鸟真的只是鸟还不是空中的事务。鸟并不奇怪（怪鸟的出现是后来的事情）。一个奇怪的少年在一九八七年时常感到奇怪，不是鸟，鸟不奇怪。少年也是。我们现在认为他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奇怪即便在一九八七年也许正处于一个少年奇怪的年龄，他时常对奇怪

感到好奇或奇怪。或许奇怪真的很奇怪不是么，奇怪奇怪。一头普通的落在窗台的鸟越看越觉得奇怪而他还是它两者本身并不奇怪。它明显不是来报信的，鸟。那又是谁派它来的？少年叹了口气，他并不会鸟语。他只是在奇怪，并不伤感。伤感是往后的事。一个少年清澈，还不具备忧伤的条件。要是一头受伤的鸟，事情也许会复杂些，但不是，是一头健康的乡间鸟雀。因此奇怪是如何产生的？它是感觉，还是一种想法。要是后者，那没有什么不会不让一个少年奇怪或不感到奇怪。而要是只是感觉，它很快会忘记，并在下一次重复出现。要顺利度过少年时期总是不容易。

### （《鸟史》）

故事总是在故事中重复被发现，延伸，否认（遗忘），修改，以及其它。故事是过去的事。在过去，一九八七年，有鸟在故事中，鸟便是故事。故事又是历史。因此在鸟的故事中鸟便是历史。历史总是在故事中被重复发现，延伸，否定与忘记，修改以及其它，只是谁的历史？鸟。在当地，鸟与人的关系疏松平常，历史与故事通常不分。奇怪的是，至今仍无人去写《鸟史》。也许是鸟没有故事，没有起承转合，起伏与变化。鸟就是鸟，与人的不稳定不同，鸟稳定，

从来都是空中的事务。《鸟史》也不是故事，是关于鸟的全部。鸟的全部总在鸟中重复被发现，延伸，否认（遗忘），修改，以及其它，也就是说，鸟已是鸟的全部。我们因此去寻找它的例外：《在没有鸟以前》，抑或《在没有鸟以后》。除了有些出格，它们大致上也没什么不同，没有鸟仍是鸟的局部。这也是《鸟史》的遗憾，鸟来去自在，空荡，不在故事中是说不完的。

### （灰鸟）

它烧毁频率，下潜，沉在湖底冒泡。后来射去空中，大量吸食虚空与闪电，多年后我们再见时，火气之大已不是一般的鸟。可惜我们从没找到过它的对应物。

### （鸟与飞）

一个鸟飞在空中，在飞什么？一个飞在空中的鸟，飞鸟，在鸟什么？飞吗，还是在飞一个鸟。还是两者鸟与飞其实同步，是鸟飞的一种普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停着。

停在空中不动，相当于一个鸟失去了它的实际规范。但也普遍。在当地，我们认为那是一种怪鸟。怪鸟的翅膀也是黑色的，鸟爪收拢在暗红色的腹部绒毛中，鸟头埋在鸟翅下，高

高看上去，它像空中的一个污点。它不飞的原因，我们尚不清楚。但不动的理由，多少还能在记忆中找到一些依据。那是一个微小的集合：不动与自由。我们理解鸟的这种行为，并不替它担心。那是一头怪鸟自己的事，鸟事。倒是总在空中飞动的那些鸟，我们有时偶尔会担忧它们的惯性。要知道天空并不是全空，要是撞上什么不好的东西，它们来得及后悔吗。还会认为鸟从来是空中的事务？一个鸟飞在空中，要知道在飞什么，鸟些什么，知道鸟又是什么，为什么正好是鸟，诸如此类杂碎是一项很麻烦的系统工程，或任务。而在当时，一九八七年，我们看到鸟飞在空中，只是重复地飞，射，俯冲或逆风上升，玩。充盈，但似乎并无任务。我们也是。在地上吃饭，抽筋，奇怪，睡觉，我们消耗一天还会有无穷无尽下一天。

## 诗集

### 《瀑布（叁）》

搞完封图，约下午一点，我准备去附近马影河钓鱼。雨在下。从昨晚半夜起持续下着小雨，不用看天也知道这雨不会停。风没问题，只是两三级北风。我想起那个背风的钓位这会儿应该不会有人在，我需要有某个理由跟茱迪打个

招呼我去钓鱼了，这并不是一个钓鱼的天气我知道。天气总归是次要因数，一个人独自去钓鱼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约等于短暂出家。但在今天是无所谓的。今天有某个独裁天子薨了大家似乎都有些高兴，以及也挂了他的一些杂七杂八随从们，这样便是有了足够充分的理由去河边安静钓一场鱼，我想我有一个礼拜没去河边待着了。

没什么人，整条河空着，只有对岸有两个伞。我的钓位空着，它现在是我的了，我接起伞，把它插牢在地上，开始着手准备。水位几乎退了半米，一堆烂树枝这会儿已露在岸边浅水处，平时，那是藏鱼的地方。到了春季，那些鱼常到这种障碍区甩卵，我仔细观察一会，并没看到有鱼的迹象。也许它们都呆在了深水区，在这么凉的天气。雨不大，落在河面上听不出有什么声音，也没激起大的波纹，不会妨碍观漂。就这样，我已经有点儿后悔来钓鱼。但既然来都来了，总归是要钓的。

这会儿，我已迅速回到家中，躺在床上，饮水也闲着。叹气，回想在河边，两个小时可能抛了不到一百竿，鱼漂连一个信号也没出现。我进门时，茱迪正躺在沙发上看她的《太平年》，并没注意到我。

## 诗集

### 《瀑布（肆）》

现在。而在当时，跟一头虎去海边而为什么不是山中，或一个黑乎乎鸬鹚呢，为什么当时它不像是一头蝠鲞，也许这样一来往后它会更适合成为一种幻觉习惯，亦或最终一头狒狒？有些事情过去了，像云，云的移动。我们来到现在，已无从得知。跟一头虎去海边和望着一只猪哪种情况更适合伤感，我问。当时，我问的又是谁？无论谁，现在看来，它至少季节已经不对。至少它的前提也不再成立。无论我怎么问，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想她都会统一回

答说，外面在下雨。因为除了衰老，我从来没有成熟。因为稍微回头瞟一眼，我们便会知道我们，无疑是最后一代老派废物。受制于成长与语言习性的限定，我们基本不会再有什么剩余价值，在一个舒适而奇怪的下午，我们现在。

### （开始）

现在总是在开始。已经结束，现在总是已经结束，不在开始。在开始时我们已经结束，没有开始，不在现在的开始老早已结束，我们从没开始。我们开始，并且总是忘记如何结束，如何在现在而只是开始，我们，或只是我们，在我们。总是这样，我们有时开始，并现在。而有时现在，在真的开始吗，我们。现在我们总是在开始，但已经提前结束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但开始时确实只有我们。现在也是。结束呢？不。已经结束。我们在结束。现在已是结束，无法取消。我们也是。现在呢，现在无法取消。结束也是。我们继续结束。开始。

### （腐败）

腐败的根源在供需关系。后来，文字的冷漠和强力传播属性统治了语言。再后来世界（要是还存在）也不见了。只剩下，我们——是我能说出的最怪异的一个词语。

(页码)

有时一个  
傍晚，为了  
一个空着的页码，  
我出门散步，  
把麻烦传染给街上  
的人们，  
超世极了。

(不知道)

《静静的落马者》，我想起这个，在餐灯下想起亨利·米勒这个鸟人时。它是一个美丽的诗歌标题。你说是吗，老亨利。仅次于无比愉快的《和你一起喝可乐》。也许跟下午我一直在画一个马匹与反复听莫比的歌曲有关。快画完了。

# 长篇

## 《释放一种蓝色》

在在在在在所有  
所有所有所有  
颜颜颜颜  
色色色色色色（即空）色色  
中中中中中，  
蓝色。  
（一种饮料的颜色）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些  
些些些些些  
卡卡卡，妈的顿  
顿顿

顿顿顿顿  
顿顿，不不不不像  
像像像像  
既既既  
然然然然然然  
已已已已已经经经包  
包包包含在在在  
在在  
所所所所所所所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蓝蓝蓝  
蓝蓝色色色色中中中中中中中  
而  
而  
而而而不  
不不不  
可不可不可可能能能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没有（就是是是没有）有有有  
有过过过  
过渡渡渡渡渡，  
它它它它它它它  
不不  
是。———  
——一种



水水水  
的的  
混混混混混  
混混混  
沌沌沌感感感（因而），  
因因因因而  
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可可可可可  
可以  
以以以以以  
持持持续持持持  
续续  
续溢溢溢溢溢出出出  
出出出出，  
来来来来来到  
到到  
潮潮潮潮潮湿  
湿湿的的的的的的的现现  
现现现现  
在在在，  
这这这这这  
里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不鸟鸟之）而而而而忘忘忘忘  
忘忘了了了了了了

了了了

今今今今

天天天天天天天

天天天同同同同同同样

样样样样样

在在

在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个个个个

个个个个

星星星星星星星

期期期期期

四四四四（星期四），

蓝色。

# 长篇

## 《鹅》

鹅这天又是一个阴天，穿三件毛衣出门。鹅感到抽筋，掌底板粉红。无病无灾的，鹅反思，感到枯然。鹅痰体浓厚，春季在换毛前夕鹅时常感到一种此地无银的感觉，难道禅让的季节真要迫近了？鹅的预感（前方）几乎为零，黑乎乎一片。鹅走着。不知道在走些什么，劈来冲去，鹅只是出一趟门，透气。吸收一些天地精华，评估世道顺便冒些烟雾诸如此类鹅通常是自动的。也就是说鹅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鹅也没有任务。要知道《鹅》曾经写的是鹅的全部。全部写完了，鹅。鹅不可能一直写一直

写直到永远，鹅是写不完的，久经考验但鹅终究无法筑基，只能在反复中稍稍远离一切包括鹅自身。这有多难，鹅无始终又如何完成？鹅即便基本不受体裁约束。什么体制？不不，鹅基本不受文学过敏体质干扰，五行缺金木水火土，但鹅免疫力还不错，可以随时昏厥并返回。鹅返回。每次鹅都返回现在。鹅现在。此刻，并仍在，有的地方还在打仗呢，鹅，现在，鹅这样感觉。就好像那是在彼岸的一种感觉，鹅以素食为主，对人类的冲突以及黑乎乎历史进程无需概念，鹅饿了就去湖面上浮着，困了便出门散一会步，并且几乎从未彻夜失眠与便秘，鹅这么思想着，来到一株梧桐树木下。那是它总在遇见凤凰鸟的一种树木，孟春季节树干还没抽出新叶，但又不像是一种静物。鹅对植物学的认知仅限于它们不动。不像只会四处走来走去的家禽，鹅有时也想起曾经在空中的那些日子。鹅后来赖得飞行，落到地上度日是因为。鹅没有因为。鹅是这样的，有太多因为可哪种才算数呢。下雨是因为什么？地心引力吗。有太多的因数造成雨的下落，而雨是这样的，雨落到地上后便下落不明。下雪也是。但这会儿是春天，适合孵蛋而不是研究气象消息，鹅冷暖自知，调理通畅，约等于鹅无论季节如何轮回大势已去抑或时代忽明忽暗鹅总归旱涝保收。

鹅，其理论是鹅不可能真正失去什么，它没有那种好运。鹅随时忘记，但绝不会失去。这是不一样的，忘记时而还能记起，而失去便是失去，无法再次返回，而鹅总在返回。鹅即便这样，看着鹅自己往前走去，一去不返，那也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不不，鹅在方法论中首先否定，接着递归这个否定，再接着就随便吧昏厥便是，即鹅无论如何拖宕，假装静态，它也在往前如同历史般蠕动鹅望着这株梧桐树木并清晰感到并知道。鹅就这样又劈来冲去返回家中，躺入水缸，因为是自动的，一切无非都是。鹅松开脖颈，让它靠后，在万有引力作用下自然弯曲，悬挂在缸沿上。

# 诗写集

## 《叙述与抒情》

### （境界）

这样的日子仿佛空气中飘荡着一股鸡肋气息。这样的日子在庙中是最为稀松平常的日子，三月或春季，雨季还没到来，院中的那株古松从阿强多年前来到这里便是这幅造型与色泽（师傅还俗前曾说它比庙的历史还长，是庙的基础，也是风水所在，因而严禁砍伐与搬迁，就让它待在原地，是整座庙的象征诸如此类云云）但日子毕竟是连续的，在过去度过的有限日子中，

也许只有千分之一值得回顾，阿强坐在门槛上，饮水也眺望对山中那起伏滞缓的薄雾，又是一个阴天。但已经很接近了，很接近，阿强恍惚觉得。

### （电）

电的生产、传输与使用已经许多年，但电的本质似乎仍说不清楚。电迅疾，瞬逝，如露亦如电，菩萨对电的理解仅限于它的现象，而但凡现象即空。是虚妄，幻象，抑或南无阿弥陀佛实在懒得解释的话。阿强对电路完全不懂，厨房断路器的保险丝断了有两个礼拜，还好庙里香火蜡烛管够，他有时光用蜡烛给那只小吊锅加热，熬粥基本上没问题。但事情总归要解决，事情就是障，是烦，终须一件件解脱。为了图方便，阿强发过两次短信给裴，讨信村里的电工有没有空闲，也没回音。那便就算了，万事随缘即可。

### （菩萨的规矩）

人要为自己活。为自己活就是为众生在活，也在替菩萨们活。道理都是想通的，阿强真心实意对裴讲这个道理。难道我就不知道？裴说。裴说，阿强师傅，我年纪尽管比你大半圈，我是敬重你，喊你一声师傅，你们出家人念佛念

得勤，离菩萨也近，懂得东西自然比我们多，不过这种道理我心里会不爽？放心，欠寺庙的香火我指定会奉还。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也就是字面意思，阿强说，你没欠香火，早还了。是啊，裴说，我记性不好。我早上起来感觉心跳得厉害，胸闷透不过气，我就想一定是忘了来庙里还愿，这是得罪菩萨了，连忙发你短信，也没见你回，我就急忙擅自上山来，什么都忘了准备，上次带来的红毛番薯吃完了吗。还有一些，阿强说。阿强正要解释，裴接着又说，那就好，红毛番薯只能暂时抵扣一阵子，不算数的，香火钱必须是钞票纸，那才真，这个道理，不，是规矩，我不会破坏庙里的规矩，裴说。不是，阿强说，你想太多了，没必要。这是什么话，阿强，你这是在嫌弃我们善男信女啊，我们为菩萨而活，难道这也有错？难道只有你们和尚才有资格为菩萨活。天底下没有这种道理！

怎么又绕回来了，阿强说，裴，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人要为自己活。你为菩萨活什么呢，菩萨只是菩萨，无非一些泥塑偶像，还是空心的，你犯得着为它们活吗。它们需要你为它们活吗。我劝你还是少来庙里活动，说句不好听的，你已经入迷了，对你实在没什么好处。

那对你就有好处了？裴说。

也没有。阿强说。

那不就行了，我为菩萨活又不碍着你做和尚，你这也要管啊，你管得也太宽了。裴说。

阿强叹息道，时候不早了，我要上晚课，我送你出庙。

阿强送裴来到半山凹凉亭，说就这儿，到此为止，你自己回村。切记，阿强叮嘱道，人要为自己活。这不是道理，是菩萨定的规矩，知道了吧。

# 诗集

## 《瀑布》（伍、陆）

一本诗集的额外作用是什么，除了返回纸浆。约等于一本诗集如何全方位挖掘它的价值？有一个哥们（代号：X11）每次去投标，会带上一本《瀑布》，他说，这次是《裴》。有些书神秘，有时确实可以激发运道。那是有时。大部分时候，我们并非完全活在事后总结的归纳时空，也许放手博弈会更管用些。读写一本诗集，时常会有一种可以操翻世界的幻觉。现代诗正好有这种幻觉倾向，它总是急于去搞清世界运行的深层法则。这很难。诗几乎不可能比哲学数学物

理风水学什么的更精确，它的优势仅在于提供一种自然语言的迷失状态，一种清晰的迷失。也不是。总之，一个杯子摆在桌上，各取所需。

### （一个杯子摆在桌上）

杯子里不一定有水，但一定没有杯子（或杯子这种形状）。一个杯子的形状并不产生杯子，它是一块陶瓷，它的目的是排挤空间，封闭自身，尽管它有看上去敞开的杯口，并因扭曲而制造出一种容器感，但一个（片）杯子总是朝向四面八方，在黑乎乎的虚空中无质无量，它竭力蠕动的想法被一种向内的力量完全攥住，它无法对自身产生丝毫位移，它已经被彻底杯化，只有某处突然的断裂才能获得思想的空间，否定自身，长出树枝并往世界这个巨大的悲剧释放出一头鹤来。

### （一个杯子摆在桌上）

沿着它的杯沿一直看去，（与发现石油同理）他一定可以看见他自己在斜对面凝视着什么。

### （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

一杯干净，这是。有水。水是前提，水必须干净。因此这是一杯干净。杯子也干净，但它不是水的形状且只是对一种杯子表面反光程

度的描述是不可信的。一种干净有一杯水、不是杯子的一杯形状，一种光穿过玻璃在水中漫射后的浅蓝色呈现出的干净。毛糙，但光无疑是干净的。干净的光是前提的前提。脑壳也是。必须与一个脑汁水始终晃荡但清澈的脑壳，在一个难得晴朗的下午，一杯水摆在桌上，杯子，水，都干净的一种综合。以及水中，一些看不见的杂质也必须干净。

### （一个蓝色的杯子）

- : 摆在桌上。
- : 然后呢?
- : 当然，杯子里有没有一条蓝鲸，并不重要。
- : 然后呢?
- : 一只手臂平铺在桌上：当然这也不重要。
- : 只是然后呢?
- : 然后，只是一个杯子，以及它的蓝色，以及只是一个杯子摆在桌上是蓝色的。
- : 然后呢?
- : 然后一种蓝色。摆在桌上，安静，细腻的一种蓝。
- : 然后呢?
- : 然后现在，不再有然后，只是现在。
- : 那么杯子呢?
- : 什么杯子?
- : 这个蓝色杯子!

: 不，没有然后。

(午睡)

醒来，已经是傍晚，天半黑半亮。就好像一个人去了一个什么地方，现在才躺在家中。他打开灯，仿佛一下又来到夜晚。关掉，缓缓又想起雨季的潮湿。

# 诗集

## 《在没有鸟以前》

一个短语，也是病句，在没有鸟以前有什么事物？是见不得鸟的。为此，我花了大量时间，甚至首先排除掉在没有鸟以后（那是后来的事）是特殊情况。我不知道。无法说出在没有鸟以前的天空是否空荡，仿佛那只能在有了鸟（鸟的出现无疑是一种进步）以后，一个人抬头看天，他才有可能发觉并理解。这不像看图说话那么简单。在没有鸟的天空，

没有鸟。也许是鸟还没射进天空，也许已经飞失。都有可能。但那也是在鸟在理论上出现以后，伴随事物一件一件形成后的事情，是只能在有限时空中的思想。在没有鸟以前也许已经有事物，但一定没有事件：打砸抢不算。闹革命呢？那更像是一种倒退，无法回避，但我们暂时不会去考虑它，那种色调过于激烈。应该会有一段非常漫长的安静时期，也许一直是蓝色的，在没有鸟以前。是鸟的突然到来，格式化了这种安静与蓝，后来又无意间射入天空。鸟的这种射入仿佛打开了天空，以及它的空荡，只是谁看见了？那时，遥远的人还没到来，麻烦也远没开始。现在回头看，人的定义实在是晚近的事，人的麻烦也刚开始不久，人这个那个，鸟却停在空中不动，逐渐成为人总在分析的对象。其实有什么呢，鸟而已。鸟有鸟的语言方式是人一直在主动隔离，并且已经彻底陌生。这让鸟更加成为鸟。或反之，是鸟始终看着人的反复与更新，在平面上走来动去，有时也发生逃逸出大气层这类稀罕事件，它们要干吗。鸟，或者在没有鸟以前，有些是思想，大部分则是毫无依据的幻觉，但都无法离开鸟这个中心。

# 诗集

## 《鲉鸟的俯冲》

- 1 一个蓝脚鲉鸟，鸟的俯冲。
- 2 白色，一块空白的白。
- 3 一个蓝脚掌的鲉鸟在这块白色（它有多厚？一惊一乍）中下坠，是持续的并静止。
- 4 脚掌收拢。
- 5 白色，但空吗？一块白色不一定空。
  - 5.1 根据经验，空不能有颜色。
    - 5.1.1 空的颜色。
- 6 有多远？一个鲉鸟离这块白色：
  - 6.1 谁说这是一块完整的白色？以及
    - 6.1.1 什么完整？以及

### 6.1.2 默认它白色。

- 7 根据经验，白色不远，但深。
- 8 在一种深——这无疑增加了它的厚度
- 9 ——但有形状奇怪漏洞的一块白色中，  
有一处是蓝色的。
- 10 但更像是叠加在这白色中而不是缺失。
- 11 鸟也是。一个蓝脚鲹鸟的漏洞。
- 12 这导致它的俯冲有一种纸片般可随时垮  
掉的轻薄，好在经验还是轻易地让它附着  
在白色上。
- 13 直觉通常是靠不住的。
- 14 无法静止的直觉。
- 15 鸟在下坠，或俯冲，同理，这块白色却  
完全不动。
- 16 就因为它远？以及一块空白通常表示信  
息缺失。
- 17 空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全部静止：在这  
块白色内部，鸟的姿势正好说明了一切，  
这是一个危险动作）。
- 18 不。不是动作，那只是一个姿势。
- 19 一个几乎以垂直这块白色往下坠落的鸟。
- 20 这是脚掌蓝色的作用？
- 21 下坠还是俯冲，完全取决于这只脚掌。
- 22 鸟通常只需一项对称，用来在日常活动  
中降低一个维度。

- 23 一种没有鼻孔用嘴呼吸的海鸟。
- 24 在白色中，一个蓝脚鲹鸟在反复俯冲中  
反复得到静止，
- 25 尺寸在经验中可大可小。
- 26 又或只是一个朝天空升射的鸟它知道？
- 27 又或者在白色整体压迫下砸向这边：
- 28 也就是这些。

# 诗写

## 《一个蓝色百事》

天气是否会导致战争。但战争会影响天气变幻，考虑到每年百分之五综合碳排放来自战事冲突，英国广播公司天气频道解释道。气候大，跟什么事件都有一定关联。要是全球作家在写作时搁置烟雾排放，天空会更蔚蓝是肯定的。或者寺庙撤去一切香火活动。抑或动物停止呼吸，关闭互联网，熄灭脑壳思想（要知道百分之六十热量消耗来自脑汁水晃荡）诸如此类从能量换算来考察，人类消耗能量的能力

在几何级增长，完都完了不是吗，这个可怜兮兮的行星就这么点小，糟蹋完是迟早的事。好的。但天空并不会改变它的颜色，是永恒的蓝色。颜色会不会影响战争？会。要是无色无味，一场战争会显得滑稽，像在做梦。因此，当我们有时在评论天气时，它仿佛在写作。尤其这是一种明显温和的评论，它看着也就更像无害的谈论。人从围坐在火堆取暖起就在谈论。他们没有捕杀到山背后的那个野兽，又是挨饿的一夜，他们必须在篝火熄灭前通过谈论那个野兽的狂暴与神秘来填充，或忘掉肠胃的饥饿感。野兽那身斑纹皮毛让他们着迷。他们预感在下一个雨季会再次与它相遇，这是一个严肃的野兽，不是它倒下便是他们受伤。谈到这里，他们便开始担忧与恐惧，谈论没法继续进行，他们抱着肚子盖上树枝，希望尽快进入睡眠。而那个獠牙野兽在这夜的梦中总在反复出现。他们总结这可能是某种谈论后遗症，如同一个幽灵始终纠缠着。就这样他们拒绝谈论，顺便忘掉一切。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谈论一种饮料罐的涂装颜色？而且是严肃的谈论，因而它更像是一种评论活动。我们忘了。也许是因为不饿。很明显，饿的色彩曾经是蓝的。一整块的绝对纯度的蓝，能轻易让人神经断裂。而我们正好有过很大面积的一块，很蓝。是圣神的，一种

蓝色，它包含唯一的一个事实，蓝色。在所有色彩中的蓝色以及所有蓝色中的一种蓝的神圣我们看着，稳定而没有恐惧。

# 诗

## 《堤岸》

注释 101：夜晚，河水继续退去，有人把死掉的梦丢在堤岸上，像一支龙瘫痪在那里像一首长诗那么黑湿，不再有额外动作。我们朝不远处那微弱的火光走去，也许她就在那边。顺着河水，我们在树枝与杂草中小心行走，堤坝是我们游玩的地方，要玩到极累我们才愿意回去睡觉。大人们在黑乎乎的身后叫喊，那是他们在喊他们自己，我们听不清。但我们不会走太远，要是整晚上他们找不到我们，总有人

会放弃。并不是胆小，被一只突然上岸的什么动物给吓到。我们也是。我们金刚不坏，火气旺盛，也不是因为饿。饿了，我们自然会醒来，各自散开。也许那会儿她已经回家了，我们谁不知道？不是的，是河水的流向在规定我们的路线，而不是堤岸。我们就在堤岸上，又能去哪儿？除了河水退去，谁也带不走我们。但谁又是我们？即便在游戏中，我们也不会抛弃她。我们曾经不会。

# 戏剧

## 《玄谈庙》

佛是一种否定哲学。否定到空、无，懒得继续否定便成了佛。佛独自沉在湖底冒着气泡，后脑壳长出淡紫色光圈，不再言语。佛的思想小众，也迷人，但能脱先吗，佛不可及。另一方面，佛法又是很难弘扬的。入了门的僧人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信就行了，他们如是告

之求佛者，佛就在心中，无需舍近求远，且有求必应。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当地，烧香拜佛并不是一件多严肃的事。有时只是去赶庙会，顺便跟着别人拜一拜那些泥菩萨，讨个心愿。反正也没什么损失。在过去旧社会，每到月中，玄谈庙会举办庙会集市，方便附近百姓交易物资，男女勾兑情感，预测未来运势等等，是官府默许的聚集活动。赶庙会的人无非香火主义者，从来不会去想要不要成佛，那是和尚的事业。他们不是普通人，不劳作，也不乱吃食物，更不要棍棒强身健体，他们虚弱得仿佛只能捧起一卷手册，有气无力念经。跟村里那几个念佛老太婆的口诀无甚区别，无非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人怀疑，即便同样的话，念的人身份不同，效果也会完全不同。不是的，方丈说，只要念便是功德。我们说到哪儿了？总之，那是过去旧社会的事情，主要还是唯心主义占上风。后来就彻底变了，玄谈庙一度改成两年制初中学校，那几个菩萨的脑壳也不幸被砸掉了。菩萨保佑！再后来就又荒废了，庙会搁置不说，有附近的村民还想着从大队手上租来养鸡养鹅，反正空着也是空着，经济要紧嘛。这还是有点过分，大队干部斟酌几个夜晚，感觉佛门怎么也是清净地，一群家禽在庙里吃喝拉撒的很不像话。玄谈庙就这么空了几十年，

墙皮脱落，屋顶塌陷是迟早的事情。我在小的时候常常想起，那些和尚去哪儿了？他们不是会少林正宗武功吗，七十二路小擒拿手什么的，怎么连个破庙也保不住。直到有一天，我在派拉砬头溪滩玩。一个穿道袍的人骑着一头黄牛，从机耕路上走来。我以为他是贩牛的。没想他直接从牛背上跃起，脚尖在牛角上轻点了一下，便腾空而起，到达抛物线最高点，突然大喝一声：去。他便像一根箭似的飞射到我跟前，缓缓落下。我完全呆住了，望着他那对超长的白眉。东西带来了吗？他问道。他摊开手掌，等着。我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玻璃弹珠，给了他。好，他说。大笑着飞回牛背上。缓缓驾驶那头牛，消失在山水间。再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一个像样的道士。其实，并不是因为玄谈庙里供奉的菩萨，从来属于传统道教人物，是一场佛门误会。而是我突然明白，顿悟是实际不可能的。

# 长篇

## 《茱迪与她的马匹往前走 走了十米远》

茱迪，茱迪的袜子也是粉红色的，总是忘了皮带又丢在客厅哪里，她总在忘记也总在每天掉很多头发，茱迪坐在餐灯下疾速嗑瓜子壳。

茱迪有时又一个冬天过去了这会儿是春天，她已经很少去附近寺庙或动物园闲逛茱迪平常总是忙。

不再年轻，她感觉变矮了些，茱迪感觉这也许跟她小的时候练习跑步有一定关系，她觉得随着衰老一个人骨质酥松时不时胸闷睡眠浅诸如此类是不可避免的，茱迪有时会叹一口很长很长的气，在走去阳台冒烟雾路过客厅时，

长到连她自己都能听见，她忘了，茱迪想不起为什么她也会叹气也会来到叹气的年纪。

茱迪年轻时很少叹气，她又不是尼姑，叹气是不正常的，她不喜欢叹气茱迪说，她尽管真的想过去附近寺庙当尼姑在年轻那会儿，但一想起成为尼姑就难免每天都在叹气这又是何苦呢茱迪想，就这样后来她忘了去落发的事，茱迪在茱迪看来她现在过的日子非常正常，应该说是一个普通女人的正常日子，再说她已经不年轻了，茱迪。

茱迪，或我们的茱迪，而有时只是茱迪，是一条鲸鱼的名字，茱迪从没忘记自己是一条鲸鱼的名字她从来记得，这辈子不可能忘记茱迪说，既然茱迪是茱迪又是一条鲸鱼的名字她怎么可能会忘呢，她一直很喜欢茱迪这个名字一直小心藏着几乎从不拿出来使用，是个好名字，真的，是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一条鲸鱼托梦给她，一条叫茱迪的鲸鱼，茱迪从来坚信这件事是真的，不是梦。

日子一天一年过去跟梦似的，茱迪觉得这非常正常，过日子无非这样，她喜欢吃新鲜的橙子，有一个很好的榨汁机还可以榨其它苹果猕猴桃什么的，几乎每天茱迪都会买各种水果，唯独不吃榴莲，她对此有些过敏，以及花粉也是，茱迪过日子的心态总是平平淡淡，行了，过得

去就行了，茱迪有时这么对丈夫说，茱迪与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是说过日子无非这样，一天接一天，过得去就行，没必要为此担忧而且日子是过不完的，茱迪站在厨房一边冒烟雾叹气一边望着洗碗的丈夫，晚餐他们常常会吃烤排骨搭配一些清淡口味的蔬菜，这种时候丈夫会觉得茱迪还是那个茱迪，尽管两人都不年轻了，而且主要也习惯了丈夫说，以前他们总是非常讨厌做家务，好的，茱迪说，你总算挖掘出了你的天赋。

春天有些日子了，丈夫的卧室窗台上飞来一对体型有鸽子那么大但应该不是家鸽的野鸟，它们在那里做起窝来，待着不动，因为这个发现，丈夫特地走到客厅告诉茱迪这可能是个好兆头什么的茱迪说，既然今天星期五，那晚餐就简单吃点饺子好了。

# 长篇

## 《圣·张长衫的讲述》

你不可能穿三只袜子而从没有过后悔。你穿三只袜子。你是  $\pi$  最末尾尽头的那个小数，形状像一个豆芽你粗略估计，但你穿三只袜子每天。左脚穿一只，套一只，还剩一只。那只能穿在右脚了，你右边也有脚。你有三只袜子，一直有。从来不乱丢，你数得清清楚楚，一二三，正好三只，一只只叠好，这是规矩，你从不把脱下的袜子搭在碗上，还是挂在树枝上，每次你把它们放在床头柜抽屉中，叠好，

数清楚，左边那只摆在左边，其它不用管。你把抽屉推紧，防止趁你做夜梦时它们逃走，消失，你最好在抽屉上搞把锁但家里没有锁具这种东西，这没什么，你一直有三只袜子，从没消失。你先用左脚，让它穿进左脚的那个袜子，接着休息一会。左脚的袜子一直左脚的袜子，这你可不会认错，它可数，每次它都是一。一直是一只左脚的袜子没错，否则你的左脚根本不会主动去穿进不是左脚的袜子，也就是剩下那两只。它们只能一只套在右脚，另一只套在左脚的袜子外面。这是一种穿法。或者另一只套在右脚的袜子外再套剩下那只。不过这会导致一个严重的毛病，你的左脚比右脚短一寸，这没什么可后悔的，是事实，但会让你的身体在走路时有往左倾斜的问题，你是尽头的那个小数点，斜着走路是走不到那里的，你尽量避免这种穿法。或者你把剩下的那只，即第三只，也即最大的那只先穿进右脚，接着休息一会，看看天气，叹叹气什么的，再来把剩下的唯一的那一只也就是你认为它是第二只袜子的一只宝蓝色长袜子套在右脚的袜子上。勉强也算一种穿法，只是无法解决走路斜的毛病，尽管你真的喜欢这只袜子的颜色，你喜欢把它露在外面。也就是说第一种穿法应该说，理论上可以满足一、蓝袜子在外面，二、套在左脚可以一

定程序上减轻走斜路的危险，也就是说是最合理的穿法。因此你平常穿袜子的次序是左一，左二，右三。而很少左一，右三，右二，除非太忙忘记。或那天心血来潮把袜子一只一直统统套穿在左脚，尽管这样似乎完美规避了腿脚长短的残缺。也就是说你只有三只袜子，因此这也是唯一的穿法，它主要的缺点，右脚脚底板总归有点儿凉娑娑的，这对脚不公平。袜子是穿在脚上的，你想起某个伟人的这条语录。反之，脚应该穿袜子，可以这么理解。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方案之一。你在穿袜子这事上研究过连续几个夜晚，几乎没合过眼。你甚至试过把二先套进左脚，休息一会，再套一。或把一迅速套进右脚，那三怎么办呢。第三只袜子只能在右脚，这是规矩。这原本就是一只右脚袜子，它的对称袜从来没找到。你有三只袜子，且只有。要是少一只，或宁愿再多一只，那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可以随便穿。两只，或四只，都行，都是偶数。你是  $\pi$  最末尾尽头的那个小数点，直觉上它是一个奇数。这就解释了你为何有三只袜子而且正好三只。但它是三吗。它还必须符合豆芽的形状总之。它只能是个谜团。它比穿袜子这破事还要好玩，你几乎很难走到尽头去看看那个数字到底是什么，以及奇偶。你穿三只袜子，你就是想穿着它们

去看看那个数字。这是件大事。是专属你的事。但首先你要琢磨如何穿这三只袜子，方案要正确。否则一切白搭，空牢牢一场。但现在也可以换一道思路，不要一根筋，脱先去想想后悔，一路过来的那些遗憾。要是还没忘掉，也从高到低，排一排它们的顺序。

# 诗 写

## 《自传：昏厥与返回》

但即便它们如此不同，  
你们知道？

一个文人的黄昏恐惧并不比  
别的傍晚更黑。他在练习。练习  
一种知道，并知道他与  
它们是如此不同。

以至他单脚站立时，  
一只掌纹复杂而混乱的手臂  
也高高举着。他在举什么？

在空气也在历史  
缓缓蠕动中。

假设他正好是，那么  
一种返回是必要的。

他在我小的时候总出现在溪流边，游荡  
也沉思，袖口宽大而漏风，与我们  
是如此不同他真的知道？我们  
望着他扩展，像山间来的风。

夜晚，  
我们自己睡去，知道在他的阴影中，  
与它们一起  
不再有任何区别。

# 长篇

## 《云云》

等等，诸如此类，云云。等等什么？云，抑或一朵乌云，还是一个不动的云久违的移动？等等诸如此类云云。诸如下午，一根树枝随便丢在地上，捡起它，又丢回地上诸如此类（假设我们朝附近回顾）。诸如八月过后是八月，过后，仍是八月，云云。不一而足。这里，云，且乌云（它必定仍在传统范畴内）诸如一朵乌云停在空中是因为我们老早已知道它的不动与自由并不存在辩证关系，此类，不一而足但总归在这里无法散去。是一直是我们的精神皮层，沉积物，抑或噩梦的背景无非此类云云。无尽的分类型让人轻易昏厥。这是什么？云，这天的

云。亦是云的这一天，其中是且仅是一朵乌云。是肯定的，但凡云，它必定缓慢且乌，在天空的空荡中已停留太久，太反常，太太超验，太，但错吗，也不是，否则便是全错或大不了一并回到解放前，诸如此类是惰性使得一事物成为事物，或更正确说是有少量位移的重复。

### （云与呕吐）

云，一根云的手指，下午，像云的一头象忘记呕吐的格式。

### （晚餐）

云不可能比晚餐更重要。不可能的云。重要，但是不可能的，云。哪怕乌云。云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云。云是云，从来都是。是也是。是是不可能的。是重要，但晚餐也是。晚餐是可能的，且重要。远远比云重要。云也是，只是不可能，但重要。但跟定语无关，云不可能比晚餐重要。云不可能是动词。

# 诗集

## 《乡绅的经验》

早饭已端上桌，一碗粥，一小碟咸菜，半个黑乎乎渗油的咸鸡蛋。我还算中意。茶水呢，刷牙的绿茶怎么没备好，我要喊。还没喊，张短工便冲进门来，慌慌张张。张短工汇报说，外面来了一个和尚。这有什么好稀奇。张短工汇报说，不是的，是一个不知道哪来的和尚，

躺在我们家门口的沟渠里呢，大概快不行了。把他抬走不就行了？我吩咐他。张短工说，要不再斟酌一下？我就有点来气，起床气还没消呢。斟酌个鸟，叫你做什么便做什么，大冬天的哪来的和尚，是不是你又找了人来骗东西，胆子越来越厚了你，世风日下啊，唉。我叹了口气。张短工差点跪下，慌手慌脚解释说不是的，是真的，看着是个真和尚，脑壳上有香疤。

反正我是不信的。我捡起筷子，扒了一口粥，凉了。我夹根咸菜丝送入口中，又咸了。这过得是什么日子！我实在想叹气。我说，什么香疤，是不是戒疤，这年头还有这种正宗和尚？

张短工说应该是，他口吐泡沫，真的快升天了，要不我们把他抬进来，我现在就去隔壁村堂喊郎中先生来？张短工转身要走。

急什么急，我喊住他，问道：你看到那个脑壳上有几个疤？

没仔细数，大概五六个，张短工说。

那还有点资格了，是老和尚了。我说。

是的，是上了年纪了，不过没胡须。张短工说。还没说完，便走了出去。

这些下等人！

我只好跟了出去，出门便看见几个废物已围在沟渠旁，指指点点。他们见我走过去，便打开一道缝隙，让我走近看。

干燥的沟渠里仰面躺着一个光头和尚，挂在胸口的那长串佛珠一个个的有核桃那么大。这个和尚我是见过的。我心里一下子便明白了，他这次来，无非还是问我讨要那件东西。硬要也罢，交易也罢，可是我上哪儿找去呢。每次，他遇见我便摊手问，东西呢，东西带来了吗，也不说什么东西。我知道，对这个和尚的理解，已远远在我经验之外。

# 长篇

## 《瀑布：大写、在社会主义、竹林与玄谈庙。》

有时写作是为了忘记，那些不好的事总归需要忘记。那是在八月？还是某月。某月也是淡季，但并不在四季轮回中，是一个漫长的月份。我有些忘了。不知道丈夫从山中回到家没有，记得他是寻虎去的。那就不是在类八月的炎热季节，当地的虎在山中出没通常已是下雪的日子。一九八六年某月，一个上午便开始扬起雪

的日子，丈夫坐在门槛上犹豫许久，还是带着干粮出门了。妻子裴也没说什么，只说那就早些归来，我在家等。

这一等便是整整一个月。我当然希望这期间无事发生，平日里看看书，写写文字，或去阳台给葱浇水，疲乏了，一个人安静眺望一会远处山中那片晃动的竹林，日子过得越简单便说明世道越正常，又在乎它在什么月份呢。裴说，这么些天过去了，丈夫还归来吗？要是他真的不愿意，那也就算了，也好让我去准备落发的事情。落脚的庙她也已经找到了，裴说，她这辈子没有一天快活过。她这是询问，并且似乎带有谴责我的味道。我自然不好多说什么。一个落伍的文人，实在不谙夫妻间的事，太细微。我就说，要是他真的回来过，他不可能不回家。况且，你丈夫是去山里寻虎，又不是离家出走，我说的对吗，我问裴。裴不想继续往下讨信，含着眼泪水走开了。

夜里，裴梦见发大水，她的房子被冲塌了。她醒来，提着灯笼来到门口，站到天亮，也没见丈夫的身影。那是肯定的，因为裴又跑来问，说她半夜那会儿其实在暗中看到了丈夫，一闪就没了，他是不是回来了，你一定见过的，是不是就躲在你屋里头，这个猪头，我一定要把他给翻出来。我问她吃过早饭没。她说要回去

睡觉了。

就像出门钓鱼，一个丈夫突然想起要去山里去寻虎，并不说明什么。也许他对那种大型动物有什么特别情结，或单单只是好奇。裴的丈夫平日里很本分，少话，农活也干得漂亮。是有一天确实也是奇奇怪怪的，他到我这里来问，附近那白虎山上真有虎吗。有的，我说，听老人们说，只要到了下雪的日子，就经常会有虎在那里出没。并不是白颜色的虎，那是不吉利的，是雪落到虎身上，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白虎，你问这个作什么？裴的丈夫说没什么，只是问问。

我写过，便忘了。我是不是还跟他说过，其实我自己也不怎么信那山中有虎。至少我去找过，也是没找到。我说，也许是那山的形状像虎，尤其下雪的日子，有的地方白了，看着就像。又或者我其实更倾向这种故事多少跟女人有关。一座叫白虎的山，一定是一座有故事的山。只是这些事我以前写过了，便是真的忘了。一九八六，在漫长的淡季，也许是一个下雪的日子，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事出门的丈夫，有一天他真的从雾气中回来过吗。要是我遇见过，我应该会告诉裴。我想，那应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否则我不太会去写。写了，也忘了随手丢去了哪里。

## 长篇

# 《在屋子里游荡 ，象棋》

（飘窗）

它来。要是不来呢？它会来。未来，但会来。要是还是不来，它就已经不是它，也许来的是另外一个斑鸠，但已经不是它。但它们都是一样的。几乎可以重叠。一小把米已经撒在飘窗上，因此它们会来。至少概率上，并在适当的鸟日子开始它们的工作。这是它们的全部工作，除了游荡。飘窗是一种向外凸出的空间结构，要是一个它们迟迟不来呢。迟到也好过完全不来。

但要是真的不来，那它便真的不再是它。它当然是鸟。可这是不一样的。在过去是这样的，它还在过去，没来。其实来或不来近似，并非两种极端。相反的是消失。他在等。也在评论。我的感觉是，一个薄壳的蛋在窗架的枯枝窝中有些危险。我的感觉不等于它们。外头总是危险不是吗，一直以来我们无法做到自己对自己消失，这是规矩。在特定空间内部游荡，安全，但太多的折返使得消失几乎不再可能。飘窗处已是内部的尽头。鸟当然从外头不知道什么地方来，它们会飞，两者终归不同，鸟通常无法回到内部。鸟通常被事后总结为空中的事务。反之，他大概率会成为一种徒劳，在屋子里游荡可以有效对抗这一归纳，前提是它与它们并没什么不同，在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这里，且始终在。蛋在巢中，安静，它来了吗。严格来说它还不在。它来了，那也许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它会记得。反之，离开游荡，来了才是它。并迟早与它们在空中重叠，不再有不同。

# 诗集

## 《诗写十九首》

孔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孟子说的。穷是容易观察到的一种状况，足够潦倒便是穷。在三十五岁时一个人就应该知道他穷与否。而有些人要撑到年近五十才会幡然顿悟。也不算太晚。一个人（年轻时要是不写点诗，那就白混了）在三十五岁后，基本不用写诗了。写，也出不了什么花样。一个诗人在三十五后又长期处于困顿中，那他就真不该去写诗。他不够

闲适，那是写不出东西的。奇怪的是，我最好的那些写作却是在四十岁附近。而最激烈的修身当然在二三十岁还年轻时。那是些黑乎乎，漫长而晃荡的日子。后来一直到如今无非也是。因而似乎可以推论出一个结论，诗人并非习得而实在是天生的。这个一个老式的观念，适合那种毫无变化的时代。

诗

集

《断路器》

《岸芷汀兰》

解①，注释大于  
内容的一天，  
那个黑点，  
卡在空气中微微有些许  
扭曲，但仍是附近  
最亮的地方。

一根筷子立着，  
也是一天。  
总体上，是苔藓②  
降低了我们的亮度。

① 在它还没成型前，它在解开。花盆里，一株植物  
需要不停解开的那种解。

② 我们，不是它们。它们回到水中，已不再  
想起我们，在还年轻时，我们也是了不起的事物。那是  
它们的事。我们最终要考虑的，是去哪儿享用晚餐。

# 长篇

## 《图森》

因为很少有计划，我有时不知道会去写什么。我只是每天写一写。有一年，好像还很近，是前年，张临已经小学六年级了，我们在他学校附近租了房子陪读。那个房子的客厅有一个挺奇怪的设计，在一个角落搭起一个木板地台作为隔断用来当饭厅。背墙的地方还立了个书架。我平时在餐桌上写作，那套房间没有书房。我最喜欢的是在阳台上的洗衣机旁边，坐在那条大靠椅上写。我有些写不动了，有时。我坐在餐桌边休息。在它上方墙上，挂着一副世界地形图，有点像行政图，挺奇怪的样式。我有

时看看地图。就这样在一个下午发现在美墨边境的地方有个叫图森（Tuscon）的地方。图森是一个作家的汉语名字，我看过他的《浴室》？还是《照相机》。他们有午夜出版稀奇古怪的作品，而我们没有。这非常操蛋。就这样我坐下来写《图森》。我在网上查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南部城市。它的气候，地貌，人口之类，它有一个规模巨大停废弃航空器的场地，似乎成了当地的风景。我不知道要写点什么，我想写一个长一点的东西。我在电子地图上看到一条叫矮脚鸡的街。我想起有一个出版社就叫矮脚鸡，好像出过赛林格的书。不确定。不过我记得那个书脊上一只鸡的出版社标志。矮脚鸡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街，我看到的是矮脚鸡东街。那地方已经是郊区，看着像是一个不小的社区。我似乎要开始写几句了，矮脚鸡是一种什么品种的鸡？但我想我应该写一个人。我几乎不怎么写人。对人的故事基本上没什么兴趣。我就想我应该写一个人，住在图森郊区的。最好是一个女性。男人没什么可写的。美国有几十种性别，谁知道。一个住在图森郊区矮脚鸡东街的女人，一个少女，不是的，她已经不年轻了，她在少女时代喜欢打网球。是这样的，我想起写过一首《练习》的诗。写的便是一个十七岁生日那天去打网球的少女，她叫什么来着？格蕾丝吗。

一个受到上帝恩宠的少女，格蕾丝。格蕾丝住在矮脚鸡东街最边上的那幢房子，她已经不年轻了。我不知道。写一个长东西，第一句话总是很难确定。我是这样想的，《图森》，一个叫格蕾丝这么好听的名称的女人，它的开头应该是这样的：在美国南部州亚利桑那的图森，格蕾丝住在那里。或者在美国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格蕾丝住在那里。或者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格蕾丝住在那里的郊区。或者，总之，不管怎么样，格蕾丝住在那里。她哪儿也不会去。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图森》的写作：在美国南部，亚利桑那州南部，图森是个不小的城市，在那里的郊区，格蕾丝住在她父母留给她的这幢房子里。格蕾丝的丈夫是一个水管工，他每天出门修水管。格蕾丝每天早晨一大早起床，到厨房给丈夫煮咖啡。她的丈夫贝弗莱德喜欢喝咖啡，他每天都出门干活，格蕾丝一直很喜欢这个丈夫。格蕾丝的丈夫水管工贝弗莱德也一直喜欢格蕾丝，他们从小就认识。格蕾丝是有一次在她还很小去附近的教堂做礼拜时见到的小水管工。他们就这样认识了。格蕾丝还是少女时经常去附近打网球，有时在路上也会碰到贝弗莱德，要是那天下雨的话。格蕾丝坐在厨房的餐凳上休息，咖啡壶已经搁在炉子里加热，她现在很肥胖，有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吃了

好多巧克力。格蕾丝点燃一支烟，望着橱窗外。格蕾丝想起有一天下雨，她在路上遇见水管工贝弗莱德扛着一个自行车，格蕾丝喜欢那个车，贝弗莱德就把它送给了她。格蕾丝一直保存着这部红色的自行车，包括贝弗莱德家在他们结婚时送的那只咖啡壶也一直用着，她很喜欢这件礼物。丈夫贝弗莱德是这样的，他身体很好，每天出门前都要带走一大瓶咖啡，而且他每天都会准时在傍晚回来。不过这两天水管工贝弗莱德生病了，他从来不这样，格蕾丝和贝弗莱德结婚很多年了，丈夫从没生过哪怕一点小病。贝弗莱德需要多休息，这两天他只能躺在床上，一大早便嚷嚷着要喝咖啡。格蕾丝只好早一些起床来厨房。她很喜欢这个厨房，是和水管工贝弗莱德结婚后她亲自改装的，格蕾丝喜欢厨房宽敞又明亮，她的父母也都依了她。图森是一个很少下雨的地方，经常几个月都不下雨。格蕾丝喜欢雨天，她是在雨天出生的，格蕾丝一直没有忘记她和贝弗莱德有一天在街上遇见也是一个雨天。那天是格蕾丝十七岁生日那天，她一直记得。后来没过多久，她和贝弗莱德就结婚了。他们结婚早，但一直没有子女。丈夫贝弗莱德并没说什么，他很少提起这件事，格蕾丝也很少去想，她喜欢过安静的日子。格蕾丝有时坐在厨房一坐便是一个上午，她会听一

听本地教会的广播，跟着一起祈祷，她每天要做两次祷告，都是在屋子里做的，格蕾丝这些年已经很少去教堂做祷告了，她太胖，出门很不方便。格蕾丝没有去过图森以外的任何地方。而且这里很少下雨，这有时让格蕾丝会想叹气。

好了，大概就这样。格蕾丝是一个受到上帝恩宠的人，她和水管工丈夫贝弗莱德在图森的郊区每天过着简单的日子。格蕾丝不应该有别的故事，故事总是会出现不好的事，这不应该，格蕾丝是受上帝恩宠的一个女人，她就应该每天在家做一些简单的事，累了去睡觉，这就是格蕾丝。格蕾丝的名字叫格蕾丝·格蕾丝，因为她真的很喜欢格蕾丝这个名字。格蕾丝很喜欢雨天，她觉得贝弗莱德的病很快会好起来，像平常那样出门，开着那辆皮卡去干活。现在格蕾丝从餐凳上站起来，走到炉子前关火，她得把咖啡给水管工端到楼上去。

# 诗集

## 《白色 旋转 发光 大 萝卜》

物理现实中并没有一种白色旋转会发光的萝卜，它只是一个综合符号，一个比喻。它指向一副绘画，还是一件艺术装置，我不记得了。是一个评论家说，那玩意（不是萝卜）简直像一个白色旋转的大萝卜。发光是我加的。我记得是杜尚的某件作品，没找到。一个萝卜的成

分大概有百分之九十是水。我很少吃萝卜。我的含水量低于一只萝卜。我想起白色旋转发光大萝卜的扯淡程度几乎接近一册诗集的标题，直觉告诉我，诗约等于准确的扯淡，因为它使用的是文字符号。一个狒狒也可以在打字机上写诗，但要写准确难很。狒狒毕竟离诗人还很遥远。而我是狒狒。或至少是它的转世，这没什么可说的。事实是，一条河最准确的说法就是一条河。比它更准确的是扛着这条河，摆在一个人面前。这很难。所以才有符号。诗用的是文字符号。在没有文字以前是声音和语气的修饰。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字统治了语言。文字的使用并没有文字法的约束，语法是无所谓的。汉语原本就没什么语法。汉语诗歌简直是语法滥用重灾区，它无视。这与画画不一样，画家调不出一片没有的色彩，或画出一根实际的虚线。而纯粹的符号——文字，就可以。虚线是一种想象中断续的线。神也是。白色旋转发光大萝卜与一个烧着的污吏差不多，它们无非是对一件事物的任意偏离。或提纯与升华，也即扯淡。因而自然语言的准确最多只是在语法上的正常。有时，而且是往往，会因它的暴力而造成巨大灾难。写诗不该这样。它最好是纯粹无害的扯淡。

# 诗集

## 《下雪与旧社会》

雪在下，下雪与尼姑。尼姑呢？尼姑与降落伞。一个尼姑是淮安来的，下雪了，她要去北方苦行。但下雪，最好还是在旧社会。这里，旧社会并非一种社会系统，它更像一种缓慢的地理风貌，山水相连，道路自然，人们昏昏沉沉，运行其中的制度稳固而顺畅。但为什么是下雪？不为什么。也许它有通用的性质。

（为什么是下雪？）

这会儿是春天，下雪还要等些日子。或者这会儿春天一个阴雨的下午，下雪，还要等些

日子。或者，一杯干净的茶水摆在桌上，下雪总归还要等些日子。他是在等下雪吗，仿佛这一个人急着看到一场雪。这非常杞人，或叶公感。也抒情。都不是。无论怎么说，下雪也只是一天气现象。而在所有天气中，他最喜欢的还是下雨。雨是用来思念的，在雨水充沛的当地，他无需等。通过一场雨，很容易想起另一场稍远的雨。下雪不一样，它近。雪在下，安静，零星几个雪花飘荡在眼前，他因此可以想起一些遥远的事，远到几乎旧社会。甚至远到已经不在这里。都不是。他说下雪还要等些日子，其实是他想不起要说什么。他有时想得，有时一整天不说话。想和说的比例通常在九十九比一。而且时常，说的和想的完全没有关系。因此，为什么是下雪？

（下雪是为了什么？）

阐述一个事实是简单的。在事实以外，无论如何阐述，是些什么，它们不是事实。与事实在一起。有时也远离全部事实。

（改一首诗）

《夺命剑》（——《下雪与旧社会》）

此刻（现在全部），

一些不多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来。  
(——天阴着，不会下雪。)  
当然是我在一把椅子上坐着不动，  
也不愿动：这非常反动物性。  
剩下的，这些那些  
我们还是不要去讨论它们。

# 长 篇

## 《裴》

盆景是一种病态审美，把人遭受的曲折经历投射到一株植物上，规定它的生长方式，并赋予不屈坚韧的精神寄托啥的，由来已久。裴为什么劝裴肥汀来年春天去山里挖盆景，而不

是继续捕蛇。并不是因为她（裴没有先知能力，是他们认为她有，她也就不想解释。她自己知道就行。她无法证明她没有。她只是裴，不可能洗清白那些别人脑壳里的看法，总之她明白出淤泥是没必要的，她自己清楚，菩萨神明们也清楚，这就行了，人这一辈子。裴有时这样想，想久了便感觉身体有些困倦，索性上床睡觉去了。裴为什么常常劝肥汀去挖盆景，一方面是捕蛇和搞盆景的经济收入实在差不多，其次总归来得安全些。）

预知后者会被毒蛇咬。这不是小概率事件，总是会发生的。而是在内心里，裴一直想要一件小巧的无花果盆景摆设，可以供在灶司间的八仙桌上陪她念佛。仿佛这样她便离菩萨更近些。裴知道，她这辈子是为菩萨在活。裴有一年突然问木匠，能不能在大团门的天井里种一株无花果。那样她和那群念佛老太婆在堂前干活时可以有一个面向的对象，念出来的佛经也会更真。木匠说天方夜谭，要种你就在自家院子种，我过些日子开春了帮你去插一根，这东西容易活。木匠叹气，自顾自说，村里的尼姑气太重了，还让不让人呼吸。裴听见了，就说木匠，你不要到我院子里来，那里不干净。

也就是说裴为何总是建议肥汀去山里挖盆景。裴还有一个想法，肥汀这人做正事一塌糊涂，

但对摆弄一些小玩意很在行。这事裴提得多了，便像是一种托付，或恳求。只是一个捕蛇的粗人怎么听得出裴话里有话呢。裴有时捧着一大盆衣服去派拉砣头，经过村里唯一的那口井时碰见肥汀，他扛着锄头去山里挖毛竹笋。裴就试探说，肥汀，去挖盆景吗。肥汀回道，不是，去掏几只笋，煮点笋干菜。裴说，那好啊，顺道挖个盆景回来。

裴肥汀搞不灵清裴在打什么算盘，只知道裴这人在村里心思是出了名的多，说话总是绕弯，他是听不懂的，也不想听。挖个鸟，肥汀丢下话，走了。

后来春天没过多少日子，裴肥汀便在割卵琴田畝被一只小竹叶青蛇咬了。

# 诗集

## 《坍塌》

\*

回忆进进出出  
下午低垂  
苹果倒映在桌面上  
无事  
无事风

\*

这天  
对  
有时联邦制

有时只是这天  
不动  
但兼容  
龙的后悔

\*

三个和尚  
除此没有别的  
在除三个和尚外没有别的  
这里  
三个和尚与没有别的

\*

伊朗，  
在文档中搜索帆船。

\*

现在  
哪里  
打开哪里  
到达的实际不可能  
出发寥寥无几

\*

钥匙

一片空白  
空白中  
你的火气呢  
一根手指点在桌上  
回到钥匙

\*

协议与废纸  
教诲是别人的  
所以云

\*

袜子  
诗集时常发凉  
有时这天也是  
像外卖

\*

眺望一只袜子。  
蓝色。  
丢失的佃农回到家中，退出全屏。  
佃农继续眺望。

\*

密西西比（与密西西比河）。

\*

机场

遥远的坠毁下午

起雾了

雾中的别人

# 诗集

## 《扭曲的意图》

这册诗像短诗集（就因为短？）不是，这太粗暴。一种即兴速写？不是。它轮廓，但并不粗糙。它似乎更倾向绝句的精简形式，简短、任意的意识拐弯或折返，它总归是关于音乐与频率。它是：它也许是一条河，正在退水。但观众抢走了她，披在肩上的那根海带。它的意图，但愿，总是在制造一种休息。也许是因为其中

每个稀奇古怪的词语与句子都太过轻盈同时也必然质量沉重，对他而言。他只能休息，保持即便始终在变化它们仍是静态的，就因为那些来自不知道什么地方但总是落在他身上的东西。所以，就这样？一进一出不是拐棍？雾气表明，并不是。

（第 78 页）

谁的意图？

又是谁在扭曲。

不同的谁。

暗示我们罪是一样的，

适用于任何朝代。

（宇航员飞向月球）

快回来。那里太黑、荒凉，没有经验。没有水藻飘荡的河，暂无狩猎的神坐在餐灯下冒着烟雾。那里就在那里。就让它在那里，它是那里。以及两只袜子。

（9:07，早晨）

A，

或 ABC。

电池持续充满。

回顾现在，

词典边缘显露信号  
健康。

(过程)

要感谢木匠有一双灵巧的手，夏天会到来。  
要感谢到来。来了，我们去散步，郊游，去热  
闹的街上吃东西。总有一些东西在持续到来，  
什么才是它们？而我们才是那些厚实的东西。  
甚至沉重。在忘了是谁的目的中，我们已经到来，  
已经是什么。

# 诗集

## 《山 水

## 画 框》

它们是同一个鸟的依据，已无须去找到。  
发现它们是同一个鸟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欣喜，它们是鸟。是事实，且同一个。鸟的持续始终遵循规则，它们不是我们。除了鸟，它们

不是其它，且远离。但它们是同一个，无论经历什么变化，在情感上它们必须相通。在夜晚，我们睡着时，它们也在休息。因此它们又是什么？鸟，还是一种鸟与鸟相等的依据？无论什么，现在，它们一起来到我们的画面中。而我们在一起实在经历里太多，画面中不仅有山水环绕，还有别的。也许有些已经忘记，但它们就在那里。不是我们，鸟。又或者有鸟已停落在山水中，难以发现。谁知道。依据呢？我们并无依据。而同一个鸟的依据总是更难找到。夏天快来了，我们需要更多的休息。它们也是。夜晚，它们休息时，我们可能也睡了。良好的画面让我们得到好的休息。

### （画面）

画面有时。  
有时一个画面空着。  
但不是没有。  
既然我们已经  
是我们，或我们的原因，  
剩下的只是找到它们。

### （部分原因）

一个画面空着。大部分原因，是我们忘了。  
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就是我们的原因。山

水间山山水水，我们不再记得原因。

（同一个鸟）

我们，

鸟。

同一个鸟，不同的只是我们。我们

不是鸟。我们不同，

但非常接近。

有时我们已非常接近

不是鸟。

我们不是一个（否则相等；

否则便没有我们），

但从画面看来，

也非常接近。

（画框）

有时我们没有画面，只有一个画框。

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一种情况了。我们在画框上发现不是我们的画面，感到欣慰。夏天来了。

# 诗集

## 《过去的海》

因此，海也会过去是吗？

会。

不过去呢？

海会过去。

我们呢？

我们不是海。

过去呢？  
过去已经过去，在过去。  
过去的海呢？  
什么海？  
过去的海。  
是的，一定。  
我们也是？  
什么？我们不是海。  
要是是海呢？  
什么意思？  
要是我们也是海呢？  
什么不是海？我们不是。  
但也会过去是吗。  
我们不是海。  
过去的我们呢？  
为什么？  
因为一定会过去是吗？  
无所谓的。  
可是一定会，是吗。  
海只是海。  
那就是一定了。  
不知道，为什么要一定？  
因为一定会过去，哪怕海，不是吗。  
我们不是海。  
是的，但会过去，海也是。

海没什么的，只是海。

可是海会过去。

是的。

我们不是海。

是的。

一定不是？

是的，一定。

我们不是。

是的。

一定？

是的，一定。

海会过去。

是的，会过去。

我们不是海。

不是。

过去呢？

是的。

不过去呢，并且一定？

（我们）

过去的已经过去，在过去。海也是。海在过去，会过去。已过去，海。过去的海。

过去已经过去在过去也正在过去，现在，过去已经过去了，海也是，海在过去。

过去的海已过去在过去。

海，过去了，并且过去的已经过去也许还在过去包括海，过去的海，已过去。

并且已经过去，海，即便过去的海，过去的已经过去，已在过去，在海在过去，那里。

并且海，过去的会一直在那里，在过去，在海，那过去的海。

海是这样的。

过去也是。

# 诗集

## 《叙述与抒情 (卷二)》

不论是些什么文字，它们写作。不论写了些什么，只是写作。写而不作。或写便是作。破开泥埂，让水从田里流出来，作。因而，什么以及为何写作？它的供求关系在哪儿？一个人望着一支大水，有时并不言语，他在做什么？写作。这时，他是一个作者。谁知道？

写作的历史由来已久。历史也是一种写作，需要去写作。只是谁、什么在写？广义上，没有什么不是在写作。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不动而徒劳。

这会儿春天，夏天快来了，会来。以写作

正常度过一生是件困难的事。考虑到一个人活着的宗旨是尽量不要去麻烦别人。普通的动物就不会。

无论写了些什么，那只是些文字的组合与流淌。像一支大水一样，一个人长久望着，他是怎么来到河边的？双手背在身后，他的裤管卷得高高的。这不说明什么。

叙述，也抒情。它们是一回事，格蕾丝觉得。格蕾丝太太平常在家很少说话，她总是一个人待在厨房那条餐凳上休息。有时跟着收音机祷告，要是那天正好雨天，她便可能会忘记这事，因为格蕾丝太太实在很喜欢下雨的天气。她有时想，丈夫水管工贝弗莱德为什么非得在下雨天出门工作呢，他就不能休息一天吗。丈夫每天都出门，开着那辆老式皮卡车，这样格蕾丝总是整个上午一个人在屋子里待着，独自吃过午餐，她会去楼上房间睡一会午觉。在美国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格蕾丝太太和丈夫贝弗莱德一直生活在一起。他们从小便认识，两家人都在同一个街区。贝弗莱德家的男人们都是修水管的，他们修得很好，社区的人都夸赞贝弗莱德是个勤力认真的人，格蕾丝一直喜欢这个丈夫。格蕾丝望着橱窗外的院子，那里有一株枝条繁杂茂密的灌木是贝弗莱德有一次用它的皮卡捡回来的，就种在窗下，格蕾丝太

太有时会望得更远些，视线穿过街区和一大片荒地，远处有很多高山。格蕾丝太太年轻时常和水管工贝弗莱德去爬山，在山间一块大岩石下搭帐篷过夜，在他们结婚的前几年。格蕾丝结婚早，她和贝弗莱德一直没有儿女。这很奇怪，格蕾丝有时想。她想，她在她还是少女时从来没有想过以后会有子女，后来结婚了，他们确实也没有生育，不过，格蕾丝想，这也没什么，她和贝弗莱德本来也很喜欢过那种简单的生活。图森是一个常年干燥的南部城市，很少下雨。格蕾丝太太从没到过图森以外的地方，水管工贝弗莱德也是。他们不怎么喜欢去远地方旅行。格蕾丝有时坐在厨房那条餐凳上已经吸了一根烟，接着又点燃一根，她有些忘了她年轻时的一些事。也许是这会儿她实在太少出门，她太胖了，格蕾丝觉得，这也许是她还在少女时经常去网球场练习网球的缘故，她后来跟丈夫结婚后好像从来没有运动过，并且有一年突然开始喜欢上了吃巧克力。格蕾丝吃了很多巧克力，这就是原因。但无论怎样，格蕾丝一直很喜欢雨天。她是在一个下雨天出生的，而且很巧，第一次在附近的教堂认识小水管工贝弗莱德也是在一个雨天。不知道为什么，两人结婚的那天也下雨。图森是一个很少下雨的地方，格蕾丝和丈夫婚后就一直住在矮脚鸡东街的最边上

的这幢房子里，是格蕾丝的父母留给她的。格蕾丝很喜欢这座房子，她想他们会一直住在这里。格蕾丝太太叫格蕾丝·格蕾丝。也许她的父母实在喜欢格蕾丝这个名字。当然，格蕾丝自己也很喜欢。格蕾丝太太这会儿一个很早的清晨，一个人坐在厨房煮咖啡。丈夫贝弗莱德每天都要带着一大瓶咖啡出门，她从没见过如此爱喝咖啡的人，格蕾丝自己是很少喝这种怪东西的，她也很少喝水。不过这两天水管工病了，躺在床上没法下地，但是咖啡还是照喝不误。格蕾丝太太有时会想，贝弗莱德生病时的样子怪可怜的。格蕾丝从他们认识起便一直很喜欢这个水管工丈夫，她知道以后她会和贝弗莱德一起过日子。贝弗莱德也知道。格蕾丝太太厨房里的那只红色咖啡壶是他们结婚时贝弗莱德家送的礼物，格蕾丝一直很喜欢，每天早上她都会用它给准备出门的贝弗莱德煮咖啡。格蕾丝太太想起来，等会儿煮好咖啡，给贝弗莱德端到楼上房间后，她还得下到厨房来准备早晨的祷告。格蕾丝从来不会忘记这事。

# 戏剧

## 《乌云》

我第一次以为正式的写作是一个叫《大象》的长篇，零三年，在湿热的夏天。写完了。也签了约，但没见最终出版。《大象》年轻而毛糙，也伤感，不知自。后来对半缩减成十来万字，签约，接着也没见到出版。往后，它就成为了我别的写作的材料。在写《释放一种蓝色》时，用完了它。但在这之前，我用它改编过一个电影剧本，《非洲》。我还记得开头是一条鲸鱼突

然跃出海面，一个人醒来已是中午。接着年轻的飞机（角色）在街上抢劫了一台自动取款机。诸如此类，《非洲》是说一群人搞不灵清活在一个什么地方，在活些什么，一群闲散到发昏的写作的人。他们把这种浮游生物般的状态统称为一泡鸟。它的某种理想主义色彩导致它必定非常短暂。剧本作为一种说明书，很难说是一种文学作品。因而要在十几年后，我才想起去写一部相声。讲的是如何顿悟的事，漫长的顿悟。《漫长的顿悟》是一个对话体故事。也可以说相声。只是我喜欢的相声基本上是没人说话的。演员单独或一对杵在台上，嗑瓜子还是各自叹气，甚至躺下，他们都不爱说话，那种表演经常完全脱离表演，是自毁样式的。一般来说，写作在根本上无非一个作者的表演。是一种语言表演技术。若是看过，便会知道《顿》写的其实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在自我对话，相当于这会儿人工智能的训练。它们最后发现，它们不是某种存在的事物，而顿悟则是实际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演员，我又把它的格式改成了戏剧，换了一个叫《玄谈庙》的标题。我第一感受到语言在逻辑中的彻底虚无，是在它写到快结束时。我以为还需要继续写一幕，但已经不可能了，身体无法往下再继续一个句子，整个世界是灰色的，并无色彩与哪怕一丁点的感

动。应该说，这次写作后，要想继续写作，我必须重新切换对语言的态度，或者说距离。《乌云》原先是一组诗文。在天空的空荡中，有且仅有一片乌云。密集而空荡的天空，因为这一片乌云使得天空更加空荡，并且也是天空的意义所在。否则，在看过去空荡的天空中，在那里，我们能得到什么？除了在（那里）。其实，反过来说也没不同：在乌云密集的天空停着一朵云。如果没有这朵云（它干燥），在乌云密集的天空，我们能得到什么？除了在（那里）。这就是在《玄谈庙》后我对语言的态度。它与我在写《大象》时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现在相互不欠，各自存在。写作离不开语言，以及文字。《乌云》便是这样的一种语言游戏（非哲学，是日常使用中的意思）写作。它不是公共的，标准的语言模式，是一种我们经历长期纠缠与谅解后的自然结果。

# 诗集

## 《吸管》

《一个漫长的下拉式菜单》

——仿《下拉式菜单》

阴天

（或两只袜子竖着。）

它们是三个，

或两个和两个，

或一个与  
其它。  
一场烟雾消散中。  
此刻，以及有什么不是？  
又是什么？  
但能与一片风兼容吗？风停着，此刻。  
菩萨们搬走了。  
稍后。  
他拔掉了诗稿。  
变得更好抑或更烂但无非不动。  
以及，一次昏厥及时。  
昏厥有时。  
鸽子鸟。  
或不是鸟的一种，时常。  
而不是一种适合用来观望的生意。  
无需也没有具体方案。其次，  
没有也不必扑灭。  
现在（嗯），  
你的片头呢？  
不不，我只是一些袅绕的花絮。  
我没有出我以外任何  
其它选项。  
譬如一根手臂举在空气中，  
作为一种传统惯性。  
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或

一个狐猴投弹器

什么的。

其实也没什么。

海会过去。

一个抽屉把手也是，在抛光后，

休息，

以及漫长的休息有时，

尤其在淡季，下雪

还要等些日子。

除非你的滚动条只有一个自由度。

X11，一个从未谋面的读者（他是搞老电影修复的，对 KTF 有重度研究。

: 查找

: 查找下一个

: 查找去年，并插入。)

空荡而杰出。

此处，偏好设置。

以及统一隐藏其它选项，

抑或仅仅退出。

# 诗写集

《Parapheito》

*page 1、*

雨，大雨，远处雷电大作，这也是气候与临摹？夜晚，整个城市的人共享这场雨，生活重新回到某种朴素的道理中。哀叹是没作用的。有人因而睡去。在入睡前，他吃了一份果冻布丁，冒几支烟雾，累是没有作用的。一个朋友说，人最重要的是睡觉。这在哲学中没问题。一切为了睡觉与休息。为了出现后消失。一种奇怪的归类，朋友，如同闪电，来去交加有时，聚散有时。人们在更大无数不可察觉的世界中时刻穿行他们知道？太累了，他们会选择睡去，在奇怪的时刻不再有相遇。区别雨（落在地上成为水），大雨是另外一种东西，本身已非常接近水。睡去，如同安稳沉在水底，时不时嘴里漏出几个泡泡。

*Page2、*

，一杯温水。窗台上就这一个杯子，窗台什么？这是一条有一个小斜面的窗沿，完美。顺着它看过去，我们不再像往常那样可以轻易发现优质石油储藏，或别的光线可以抵达的东西，是因为什么？我们及时返回，回到近处窗台这边。就在窗外，昨晚开始的雨还在下，还是大雨。我们从未对雨的连续与一致有过怀疑，我们尽管有时忽明忽低，连绵，但温和的语气在形成后总归没再改变。这为我们减少了许多麻烦。现在，一个杯子摆在窗台上，医院有时是一个可怜人来的地方，缺乏尊严。有五花八门让人眩晕的科技与流程，以及无条件信任也是必须让渡的。从这里看下去，一个人围着一株树木在转圈，在雨中。不像是我们

page3、

不是。沙丁鱼是一种我吃过，很可能没见过的海里的小鱼？这个定义是否准确。一种沙丁鱼罐头包装我想应该是黄色的，在有些常年失眠的人看来的那种理想情况下，印有一条健康成熟的沙丁鱼我没见过。罐头不大，拥挤，里面有没有沙丁鱼群取决于随便什么，谁在意呢。不是的。沙丁鱼作为压缩的隐喻，包含一种个体与类的辩证（你之前在斑鸠文本中处理过”它“与”它们“的界限），沙丁鱼是”它们“的极致形态——被压缩、去个体化、整齐排列；以及盐与保存：腌制作为记忆的暴力形式，与”对记忆的反复确认与修补“（你之前的记忆悖论）形成对照——这是强制性的记忆固化；以及银色反光：沙丁鱼的鳞片。并不是的，

# 诗 集

## 《气候与临摹》

格蕾丝太太在她年轻还是少女时经常去附近的网球场练习网球，一个人。格蕾丝后来，在她十七岁生日后没几年便与住在隔两条街远的水管工贝弗莱德结了婚，婚后他们一直住在一起，膝下并无儿女。格蕾丝觉得并没有什么。图森在美国南部州亚利桑那，靠近墨西哥边境的一个不小的城市，格蕾丝和贝弗莱德从他们出生起便住在那里的郊区，格蕾丝从小就

喜欢这个水管工丈夫，觉得他呆呆的，但并不傻格蕾丝很喜欢。他们格蕾丝和小水管工认识很早，在有一次两家人去教堂做礼拜时也就认识了，那时格蕾丝约十来岁，贝弗莱德也许稍长一两岁格蕾丝不是很记得，那时她就觉得以后他们会生活在一起，过一些简单的日子，格蕾丝常常这样想，他们可以过完那些简单的日子要是他们以后在一起。贝弗莱德也是。水管工贝弗莱德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他都要开着他的皮卡出门去修水管，贝弗莱德热爱修理各种东西，整个矮脚鸡社区的人都称赞他是个牢靠的人，只是贝弗莱德每天喝的咖啡实在有些多，这样上了年纪身体是会出事的。妻子格蕾丝从没想到过这个，她不喝咖啡这种口味怪怪的东西，她每天早上要给贝弗莱德煮一大壶咖啡，装进一个大保温瓶中，这样，贝弗莱德每天出门时都会带着这个瓶子，格蕾丝太太不想知道为什么一个修水管的要喝那么多咖啡，但贝弗莱德是她丈夫，他想喝就喝好了，贝弗莱德的身体从没出过问题。格蕾丝太太有一个红色的咖啡壶，老款老式，是他们结婚那会儿贝弗莱德家送的其中一件小礼物，格蕾丝一直很喜欢这个咖啡壶，她通常用它来煮咖啡，已经有几十年了格蕾丝很少仔细去算这些，她喜欢一大早起床，下楼来厨房煮咖啡。这个厨房宽大，

明亮，是格蕾丝自己翻修的，她有时整个上午都会待在厨房休息，有时听听收音机，跟着广播一起做祷告。要是那天上午是个雨天，格蕾丝太太就一定会待在厨房，她很喜欢雨天是因为格蕾丝是在一个雨天出生的，还有很巧，她和贝弗莱德结婚那天也下雨，要知道图森是一个一年下不了几场雨的干燥地区，格蕾丝有时想她也许是受到上帝恩宠的人，否则她在祷告时她就不会有那种上帝就在她旁边的那种感觉。格蕾丝每天会有两次祈祷，在晚上睡觉前，她的祷告花的时间要更长些。不过，就在这两天，丈夫贝弗莱德不知道为什么病了，躺在床上下不了地，看上去挺可怜的，格蕾丝太太从没想过水管工丈夫会生病，他不是每天都要出门修水管吗，格蕾丝不清楚为什么一个生病的人还在嚷嚷着要喝咖啡。格蕾丝这会儿一个很早的清晨，她坐在烧咖啡的炉子旁边，望着天还没完全亮开的窗外。这天应该不会下雨，因为格蕾丝真的很喜欢雨天。

# 诗集

## 《汉语与黄昏》

这是一本并置主题的诗写集。并置作为一种修辞或叙述方式是汉语诗歌的典型特征。枯藤老树昏鸦，它们出现在同一语境或时空中，要是并列的内容并无交汇感而只是一个无从关联的纯集合呢，仿佛两个概念相隔在光锥以外。比如，《格式与原谅》。它们摆在一起的事实是否有原理依附？能否被实际感觉到什么，产生信息了吗。要是没有，它们为什么又（可以）在一起，比如《劣币与地狱猫》而不是《战争与和平》啥的。可是并无无缘无故的事，就像

也没有单独的一件事情物。哪怕空，或无。我有时为这个游戏着迷。想起尼姑，我总会同步想起降落伞（但总想不起它的颜色）。而法律，通常是鸟：一只类似猫头鹰那样的怪鸟。以此类推，汉语对应的当然是黄昏。而与黄昏最接近的便是恐惧。谁知道。

汉语，有一次在里斯本过日子的安徽说，在英语中它如何翻译？凡事皆可翻译，累了就要睡觉。汉语并不是中文，或普通话。粤语属于汉语吗，还是说汉语无非是汉民族的语属。而汉民族又是什么，在哪儿。总归弄弗灵清。就像江南并不仅是一种地理位置，它还包含某种文化上的概念。汉语也是。它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它更多指向以前当地人们使用的语言。它有文字。但似乎那统一书写的文字仅仅只占汉语微小的部分。而汉人又天然能欣赏盆景。总之我即便有时听不清那些乌央乌央的话，仅能听明白村子附近几公里内的，看着他们说话的样子，我也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的是汉语，这就够了。没大的区别，他们差不多是一类人。汉语，抑或黄昏，一个人从空中掉到地上，起身拍拍屁股走开了。但愿。

莫名其妙，但汉语更多的是一种抒情语言。

但这里并不关心是否汉语，并没有为它设置参照或对应物。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汉语

是语言的一种，曾经非常成熟，就这样。它这会儿蠕动到这里，有时也会让我们感到陌生与新奇。是因为，什么呢？

## 诗写

### 《山阴张侯》

诗写一件不是太长的作品，山阴张侯似乎是一个合适的标题，有谁写过？没有。那就只有我能写。我小的时候常独自一人待着，随意图一些画面。那种白描线条画，可以从龟虾类海洋生物一路临画到花草树木、三国人物什么的，失去绘画兴趣是在暑假一个美术培训班上，我有些厌烦透视和光影处理，后来我的主要任务成了读书考试。不过我还是喜欢时不时去摆弄一下书法。在暑假，我会拿毛笔在宣纸上直接临永和九年春。父母们农事忙，他们不用关注我在做什么，大多数事我都习惯于无师自通。

通没通不知道，写字我是极烂的，天性使然，根本毫无法度。很多年后，我陪一位王羲之后代的同学去故宫游玩，在三希堂见过那帖快雪时晴样本，好像是。关于书法练习，我现在还记得一个趣事，说有一回王献之看见一个卖饺子的老妇人把捏好的饺子随手往身后的锅里丢，没有漏的。他就问此妇怎么如此厉害，后者便轻描淡写一句，唯熟尔。这件事迹肯定是扯淡，但却也是真理。写诗作文无非也是这个道理，仿佛在得道后怎么写都轻易。

雪在下，我在会稽山下等朋友羲之来访，即便懒得出门寻梅，也已在自家庭院中设好宴席。投壶，对饮，赏这零星飘落的雪花原本便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政治局面是无力去关心的，能平淡操完这一生，顺便修炼成仙就了事了。这需要运气。永和这种年号正好说明太平日子所剩无几，可又能如何办法呢，没有。幸好还有山水书法药丸装疯诸如此类用来寄托，这些被标榜的雅事除开耗费光阴外实在没卵用。也好，既然下雪了，那顺其自然入席饮酒罢，哪怕独酌：丫鬟在身旁伺候是多余的，无非累赘。可是，他毕竟不可能来。以他的性格，但凡受到过一点伤害与刺激，他便会拒人千里。这是我们两人间的事体，也许便只是我自己的缘故。抱恙已有一阵子，不知道他恢复了没？派

帖去的人还没归来，我在等。空等，或等待为空，我无非知道这是历史造成的。与天气无关，他不会来。要是肚子空荡，我便让丫鬟去煮几个饺子来，总归饿了就要吃饭。当然，他的书法自然程度无疑已接近这寥落的雪花，没什么可埋怨的。



##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 詩集

- 《瀑布》(1~6)
- 《在沒有鳥以前》
- 《鯉鳥的俯沖》
- 《堤岸》
- 《鄉紳的經驗》
- 《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 《斷路器》
- 《白色旋轉發光大蘿蔔》
- 《下雪與舊社會》
- 《坍塌》
- 《扭曲的意圖》
- 《山水畫框》
- 《過去的海》
- 《敘述與抒情（卷二）》
- 《吸管》
- 《氣候與臨摹》
- 《漢語與黃昏》

## 長篇

- 《散裝麻雀》
- 《百鳥無踏》
- 《釋放一種藍色》
- 《鵝》
- 《敘述與抒情》
- 《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
- 《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 《玄談廟》（戲劇）
- 《聖·張長衫的講述》
- 《自傳：昏厥與返回》
- 《雲雲》
- 《在屋子裏遊蕩，象棋》
- 《圖森》
- 《裴》
- 《派拉礮頭》
- 《烏雲》（戲劇）
- 《山陰張侯》
- 《敘述與抒情（卷三）》
- 《校封圖集》
- 《散步史》（短篇集）等。

## 翻译

《泰德·貝里根詩全集》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Sean*

*©2026 All Rights Reserved*



